



過去的時光

叶龙虎 著

每一次回农村老家，都会想起小时候的时光。那时候，哪怕早已没了旧时的痕迹，但那条河依然流淌。过去是弯弯曲曲，清静无边的，那时候多小，鱼很多，河水总是缓缓地流着。那时候，似乎没有烦恼，河边宽阔的水泥路，过车很平常。夏天的石板路，大雨时，偶尔会看见水从路边土条，路边的荆棘丛生的红的小树，的果子，现在想起来口里还酸酸不溜丢口水。那时候大小小，手最头，两三两两的，在小河两岸。

凉亭也凉亭，热的时候，十里一长亭，五里一短亭，常作凉亭。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何处是归程，归程要经亭。在许多离别的意境里，一亭一别，一亭一别，十八里相送到长亭。人，在某一凉亭止步了，千古离别，送行的凉亭，在凉亭开始蔓延，凉亭多会，凉亭，带着一串串不易逝，聚少离多的人生，而实际上，亭者，终也。凉亭就是歇脚处，既经远归也可躲雨，它的功能是很实在的。

又想起了老屋，它安静地留在家乡，梦中。家乡的黄昏是那样的美，河边树杈杈上悬挂着一轮上弦月，月光勾勒出远处大山的轮廓。星星嵌在天空上，调皮地眨着眼睛。小路边的草丛中，萤火点点，与天空偶尔划过的流星相映成趣。隔着小河是大片稻田，正是抽穗的季节，风送过来一阵阵稻花的清香。走在河边的石板路上，实践，对岸传来一声清脆的蛙声，打破了夜的寂静。一声蛙响后，瞬间就嘎嘎地响成了一片。小时候的家乡，一幅人与自然和谐的画面，是刻在脑子里的永恒的画面。



中国文化出版社



過去的時光

每一次回家拜访老家，都免不了去黄河边走走。那伯早已没了旧时的痕迹。曾经的黄河，那时鱼龙涌动，河水总是缓缓地流淌着，像一条没有一万年的河流，并且还将继续流淌下去。那时候没有买卖，河岸边宽阔的水泥站在现在来看，逼仄的石板路。儿时，偶尔会有小贩挑着扁担从路面上来，路边排列着颜色青红的柿子，像一个个小灯笼。现在想起来，心里还会酸得溢满口水。可那时卖柿子的小贩，就三三两两的站在小河边。

调漫地爬着眼睛。小结边的草丛中，萤火点点，与天空偶尔划过的流星相映成趣。隔着小河是大片稻田，正是抽穗的季节。风送过来一阵阵稻花的清香。是在河边的石板路上，突然，对岸传来一声清脆的蛙声，打破了夜的寂静。一声蛙响后，刹那间就嘎嘎地响成了一片。小时候的家乡，一幅人与自然和谐的画面，是刻在脑子里的永恒的画卷。





中国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过去的时光 / 叶龙虎 著. — 中国文化出版社, 2010.11

ISBN 978-988-86327-1-8/W.728

I. 过... II. 叶... III. 散文. 人文随笔—中国—当代 IV. I364

中国文化出版社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0100174 号

过去的时光

作 者: 叶龙虎

出 版: 中国文化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zgwh.cn>

总 编 审: 中国文化出版社国内编审处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南三环东路 27 号

责任编辑: 王永江 邹本宁

装帧设计: 王永江 刘军儒

摄 影: 叶龙虎

校 对: 赵伟伦

印 刷: 中国文化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mm 1/16

字 数: 150 千字

印 张: 8

版 次: 2010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988-86327-1-8/W.728

定 价: ¥32.80 元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温暖笔调下的浙东风情

过去的时光是美丽的。读了叶龙虎的散文集《过去的时光》，让我强烈地感受到了这一点。他用温暖的细腻的笔调，描绘了那个遥远的而又并不遥远的年代，浙东农村浓郁的风土人情，那些老街、老屋、老人，犹如一幅又一幅色泽鲜明的风俗画，朴拙而多姿，风味独特。正像他自己写的那样：童年和少年的记忆就像一坛深埋在地下的老酒，越久越醇。当时以为是苦难，现在回想起来却是那样美好。

他写油灯，“一根晒干的灯芯草或一条棉纱线，一头浸在油里，一头伸出盏沿”，先用煤头纸引火，“小纸卷对着火缸中的灰有了暗火，然后拿到嘴边‘吼笃’一声，煤头纸就有了明火了。”他写童年的灶跟间，时时可以闻到尺八镬里烤得喷喷香的大头菜，过年时，“灶跟间的两只铁镬迎来了一年当中最热闹的时刻，里头镬蒸粉团，外头镬炒倭豆、瓜子。昏暗的火油灯，氤氲的热气，映着大人们红彤彤笑盈盈的脸”。他写凉亭，凉亭上有醒世的对联，凉亭里有做善事大娘烧的热茶；他写家乡河塘边的车盘头，三三两两地散落在小河的两岸，那路，“在过去是狭窄、逼仄的石板路，下雨时，偶尔会有小鱼小虾跳到路面上来，路边的刺棚堆有青的红的小灯笼似的果子”，“幼时蹲在河边，一些那花那草丢在正在赶水的水槽附近的河面，看着车板将那花一格一格往上翻……”，童年便充满了无尽的乐趣。那些生动的已经淡去的场面一经作者描绘，立时便鲜活起来。若没有深厚扎实的生活功底，若没有对生活的细节细致的观察，若没有对生活的真诚热爱，哪里会有这么动人的文字如汨汨清泉

流淌？叶龙虎是生活的有心人。孩提时代，青年时代，那些在浙东农村的经历，都成了他的人生财富，都成了他写作的源泉。

叶龙虎的语言很朴素，没有一点花梢，但注满深深的情愫。因此，有着浓郁的感情色彩成了他文章的一个闪光点。他在写车盘头的那篇文尾说：“远去了的车盘头，并不是作为一种简单的农具刻进我心中的，车盘头是旧日岁月的书签，勾起我对那头偷懒老牛的怀念，勾起我对父辈们讲述的故事的印象，勾起我对过去时光的追忆。……我无限留恋那些慢节奏的老时光，老牛、车盘头、以及那缓缓流淌的河水，定格成地老天荒。”透过这些文字，我们能触摸到叶龙虎心中的那片怀恋过去时光的热度。正是有了这片热度，才使这些文章变得如此深情生动，如此感染读者。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对他那位慈爱的父亲的热爱之情，可以说通贯全书许多篇目。这颇让我感动。冬天睡觉，钻进硬梆梆的被子里，仿佛钻进了冰窟窿。“我总是等着父亲上床将被子焐热后，再钻进他的脚后头，挤到他两条腿的中间。”这样的文字，内含着多少浓烈的情感！“正月初三，父亲挑着一担小夹箩，箩里一头坐着弟弟，一头坐着妹妹，我跟在母亲的后面”，去外婆家；十八岁的“我”要当兵去了，“我发现一向坚强的父亲眼睛红了，背过去在偷偷抹眼泪。”父亲腰痛，不知道怀了不治之症，“他说橡皮膏贴贴会好的”，（这样的语言可称极妙，朴素生动，在叶龙虎的散文集里，多处可见）。父亲勤劳了一生，没有留下任何遗言，匆匆走了，成了作者永久的思念。爱父亲，爱家乡，爱农村一草一木，爱过去贫瘠的然而又是美丽的时光，正是有了这样一些朴素的浓郁的感情支撑，使得这本散文集，变得内涵饱满而深沉。

一本好的散文集其意义是多种的。《过去的时光》还让我想到了另外一个话题。改革开放后，农村的面貌急速变化，那些简朴的落后的甚至带有一些原始的生产工具、生存环境大多都已不见了，要见也只能到博物馆中去参观。但是这种参观的感染力是极其有限的，它怎能与当年农村活生生的形态可比？于是，我便想到借助文字描述的重要。叶龙虎的散文正是为这些遗产的失落弥补了难能可贵的文字。豆板酱是如何晒成的？破碗又是如何补好的？天井里的天落水又是怎样澄清的？为农村千家万户传递信件的“信客”又是如何工作

的？叶龙虎巧妙地捕捉了一个又一个生动的题材，然后极其细腻地为我们铺开了那个年代的生活情境。我们可以这样说，农村的各种生活形态，亦即农村的历史文化形态，也是人类文化的重要财富。社会文明进步了，老的形态失去了，失去了便无可再生。那些农村的千姿百态的人文景象，是一个个充满魅力的精神空间，同样值得我们怀恋，追忆，是我们社会不断进步的曾经有过的一个驿站。叶龙虎的文字因此而有价值，而有意义。我又想到，时下的许多散文越来越显得庸常化、空泛化，一些年轻的作者不知道如何开掘自己曾经亲身经历过的那些丰富题材，总是沉湎于自己的一些小感情而呻吟，语言工巧、纤、绮丽，但文藻的背后的“情”，则往往苍白无力，缺乏鲜活、清新、独特的内质，读了叶龙虎的散文，我想是会有所启发的。这本集子，质地坚实，表达细腻，内涵富有，是值得赞赏的。读后写下数言，是为序。

杨东标

（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 浙江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宁波市作家协会名誉主席）

2010年11月18日于宁波

目 录

Content

003 / 序言

煤油灯下

003 / 油灯岁月

006 / 童年的雪

009 / 童年的灶跟间

013 / 正在消失的凉亭

017 / 《四明谈助》释疑

020 / 豆板酱

022 / 钉碗

025 / 水缸和天落水

028 / 慈城世彩堂与罗江刘氏

032 / “丰惠”的由来

036 / 话说华南虎

040 / 过年的记忆

043 / 信客

046 / 三十年路云和月

049 / 家乡的小河

053 / 远去的车盘头

057 / 想起当年河埠头

061 / 老屋的牵挂

064 / 老家印象

068 / 说锁

- 071 / 自鸣钟
074 / 那时的冬天
077 / 农村食堂
080 / 农民户口
083 / 家乡的稻田
086 / 稻草
090 / 艾青饼
093 / 秋分稻头齐
097 / 双抢时节
101 / 从粮票说起
104 / 童年旧事
108 / 童年的游戏
119 / 钓黄鳝、捉泥鳅与捡田螺
122 / 家书抵万金
125 / 那一口水井
128 / 那一年的台风
130 / “军”犬
134 / 行路变迁五十年
137 / 家乡的古桥

梧桐夜雨

- 145 / 怀念父亲
148 / 外婆家
151 / 忆岳母
154 / 女儿的旧照片
157 / 油菜花香
160 / 知青陈建平
163 / 蚕豆的故事

- 166 / 父亲坟前
168 / 父爱如山重
171 / 爷爷
174 / 难忘伯父
177 / 祖法哥
180 / 参军阿毛
182 / 阿刚伯
185 / 怀念一个老人
188 / 老王同志
190 / 走书艺人蒋根土
193 / 被学生惦记一辈子的人
197 / 张伟坚和她的父亲

人在旅途

- 203 / 初到秦淮河
206 / 惠安女印象
210 / 留下在西溪
213 / 龙门古镇
217 / 乌镇的桥
220 / 乌镇的街
223 / 婺源行
226 / 霞浦记
229 / 美国日记
241 / 庐山游记
251 / 五月的茗岙
254 / 西塘随笔
257 / 后记

煤油灯下

记忆像一坛深埋地下的老酒，越久越醇。经历过的那些人和事，当时以为是苦难，现在回想起来却是那样美好，以至几十年后还历历在目，尤其是记忆深处的那一份童真、童趣。夜深人静，斟一壶岁月的酒，煤油灯下的往事就像永不褪色的画，一幅幅在我的脑海里浮现。我只恨纸太短、笔太拙，写不出如歌的岁月、如诗的往事。



胡家洞桥

油灯岁月

YOU DENG SUI YUE

家乡称灯为“亮”，一到夜晚，小小的油灯，在村子里一盏一盏相继亮起。这是一道多么独特的风景线！可以想像，那些昏暗的灯光下，漫衍着的却是农家满屋子的温馨。

说到“亮”有一个传说，说宋时有一个叫田登的知州，规定治下不许直呼“登”字。于是，夜晚点灯改称点亮或者点火。点亮还好，点火就闹笑话了。那年庆贺元宵节，书吏为避讳将“灯”改为“火”字，一纸“元宵间，本州依例放火三日”的布告，从此便有了“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成语。

我记忆中最早的灯是菜油灯。灯盏是一只瓷碟，圆底，不能平放在桌上，俗称灯盏月。旧时嫁因讨老婆，如果女婿或媳妇没选好，人家就会调侃你“千拣万拣，拣个没底灯盏”。虽然叫菜油灯盏，菜油、棉油都可以用的，一根晒干的灯芯草或一条棉纱线，一头浸在油里，一头伸出盏沿，灯火如豆。就着这微弱的灯光，一代代的母亲埋头补衣纳鞋，为儿女操劳；一代代的孩子依偎在母亲身边，听妈妈讲那过去的故事。很长一段时间，农村点灯、生火做饭都用“煤头纸”，煤头纸引火需要一定的技巧。爷爷教过我：小纸卷对着火缸中的

灰有了暗火，然后拿到嘴边“吼笃”一声，煤头纸就有明火了。这“吼笃”一声既不是吹也不是吸，很难学的。菜油灯盏消失至少半个世纪了，但现在的农村偶尔还能看到，那是生命走到终点后，家人按习俗在其脚后跟的床底下放置的“点灯”，点的还是老祖宗的菜油灯。只是灯盏难寻，大多以小碗替代，那灯芯发出忽明忽暗、奄奄一息的火光，算是照亮了去天堂的路。活着的人看到这灯，心里除了对逝者的怀念，还充满了对人生短暂、无常和无奈的惆怅。

我上小学的时候，农村大多用上了火油灯（即煤油灯）。火油灯有两种，一种是墨水瓶做的，从铜匠师傅那里买一只比唢呐哨子大一点的灯头，穿进棉纱线，一头浸到瓶里的火油中，一头从管子拉出一截，先用火油沾湿，然后拉回剪齐就能点了。考究一点的请铜匠师傅再做一个喇叭口的灯座，上面焊一只把手，便于端拿移动。不过移动要小心，那时的农村草房常有火灾，因为举灯照明，灯拿到眼前，草房又大多低矮，不知不觉间引燃了头顶的稻草。火油灯要比菜油灯亮，多点一会灯芯会结炭分岔，绽出几朵灯花，母亲一边说着明天要来客人啦，一边剪去灯花，否则会很费油的。还有一种玻璃制的“美孚灯”。据说最初是美国美孚石油公司制作的，所以也叫洋灯泡。洋灯泡用专用灯带，供销社卖二分钱一根，装上拧出一截与龙头齐平就能点了，套上玻璃灯罩，可以调节亮度，又比火油灯亮了许多。它大多作为新娘子的嫁妆。两盏洋灯泡，灯罩里衬着红纸，灯罩外系着红绒，煞是喜庆。所以只有新婚家庭才有。我朋友赵伟伦告诉我，洋灯泡要买七角一盏，火油灯只买三角钱，所以农家大多不用洋灯泡这种奢侈品。即使是火油灯，也不是随意能用的。我从小喜欢读书，晚上不肯早睡，尽管灯光拧到最小，还是免不了挨母亲的责骂，说家里的火油都是被我点光的。火油要四角九分一斤，还凭票购买，有孩子的家庭是不够用的。火油灯下看书，第二天两只鼻孔都是黑的。我的童年，是火油灯下的童年！

小学毕业后我在生产队当记工员。每到夜晚，昏暗的灯光下是满屋子的父老乡亲，墙壁上晃动着变了形的影子。顽皮的孩子会凑近灯光，做着各种手

势，表演着生动的“影子戏”：有活灵活现的老鹰、有竖着耳朵奔跑的兔子等等。趁着大人们还在评议工分的空隙，我也忍不住要露一手，因为灯就放在我的面前。灯光下，我报一个名字，就有人告诉我，这人今天干什么农活，是大工还是包工，应当记多少工分。在夏天，则是将桌子抬到晒场上，倒扣一只箩筐当凳子，洋灯泡的灯光被风吹得跳来跳去，乡亲们或自带竹椅、或也用箩筐当凳围着我坐着。在记工员这个岗位上，我熟悉了生产队的每一位社员，每一块土地，每一种农活。我对那些会耕会耙会耖、能种能割能挑的农民，打心底里佩服，心想等我大了，也要做一个能干的农民。

农村还有许多特殊用途的灯。我见过竹笼糊纸的灯笼，也见过四块玻璃围成的风灯和制作洋气、价格不菲的桅灯，还见过汽油灯。汽油灯是一种利用管子系统把火油变成气体，使浸过硝酸钍溶液的纱罩燃烧发光的白热照明灯。它的玻璃灯罩像猪心，所以也叫猪心灯。村里做戏了，铜匠师傅将几盏汽油灯加好火油，打足气，然后挂到戏台面前，点着的汽油灯亮得像“白布”一样，白得发青、亮得耀眼，还发出“嗞……”的声音。赵伟伦先生年轻时做过铜匠，他说：“过去的铜匠兼着贯汽油灯的生意，每盏灯加一斤火油，一元钱一夜，如果灯罩不破，能赚五角一盏。当然得去现场值班，那盏灯熄了要马上卸下来打气。”他还告诉我：“纱罩是蚕丝织的，能重复试用，燃过的纱罩一碰就成粉末，却是灵验的刀伤药，撒上这种粉末，能止血、消炎，伤口愈合很快。”呵，油灯岁月里，日子过得很清贫、很缓慢，现在回想起来也真的很温馨！

家乡通电还是我当兵期间的事，母亲写信告诉我家乡用上电灯了。从此，日子过得飞快，弹指间三十多年过去，我们的生活像这流光溢彩的霓虹灯光，越来越丰富多彩！当我夜晚漫步江边，面对姚江两岸的万家灯火、霓虹闪烁、张灯结彩、灯火辉煌的时候，一盏盏难忘的老油灯仍然会交替出现在眼前……

TONG NIAN DE XUE
童年的雪

雪，是童年的欢乐使者。雪，让我想起小时候的玩伴，包括阿波舅舅和他的小扳锄。一年年下雪的故事，一年年洁白的画面，对我来说却是那样的丰富多彩、那样的温馨，带给我绵绵的怀念……

小时候的冬天，几乎就是寒冷的代名词。北风呼叫，天色阴霾，水缸里结着厚厚的冰，屋檐下的冰棱挂得老长。硬邦邦的被子没一丝热气，靠着火灶烘热了才敢伸脚；身上有限的几件补了又补的衣裳，根本挡不住无孔不入的风，只有不停地运动，才让冻僵的身体稍微有点热气。甚至老师还在上课时，只要有同学轻轻跺一下脚，瞬时，整个课堂发出雷鸣般的跺脚声。老师理解他的学生们，等大家跺过了再继续上课。但是，无论怎样冷，只要有雪，寒冷就被抛到九霄云外。

头天夜里睡在床上听见像沙撒到瓦上的声音，就知道是在下雪子了。心里默默祈祷：“下吧，下吧，下得越大越好！”第二天一早，睁开眼睛就急急看窗外，墙头上叠着厚厚的雪，下雪了！一反平时赖床的习惯，也不怕穿衣裤时的寒冷了，一咕噜爬起来就奔到屋外。山上、田野、屋顶、草蓬、树上，除

了大门外的小河，什么都是白的。熟悉的世界突然变成了另一副模样，足以让孩子们心花怒放。麻雀在竹园里飞来飞去，把竹枝上的雪弄得纷纷扬扬；鸡狗们也来凑热闹，它们走过的雪地，那可是一路的竹子、一路的梅花。约来玩伴，一起堆雪人、打雪仗、咬冰棱，尽情嬉闹。尽管天空还在飘雪，北风凛冽，我们穿得也很单薄，但是，谁都没感觉到冷。

当太阳露出了笑脸，大地是“红妆素裹，分外妖娆”，要多美就有多美。雪地里玩疯了的孩子们谁都舍不得离去。中午时分，压着厚厚白雪的一个个屋顶，升起了一缕缕的炊烟，这哪是我的家乡二六市啊，分明就是《林海雪原》中的夹皮沟，只不过少了杨子荣们驾着雪撬、英姿飒爽的身影。晚上，又飘起了雪花，路上的积雪越积越厚，偶尔有人踏雪走过，发出“窸窣、窸窣”的声音。这声音又让我想起《水浒传》中的“风雪山神庙”，八十万禁军教头林冲夜奔梁山，毡帽上的一簇红缨在雪中跳跃，一杆长枪挑着一个酒葫芦，何等的英雄气概！

雪给孩子们带来了快乐，也给大人们带来了企盼。父亲说：“冬雪是宝，春雪是草。这场大雪，冻死了虫子，明年的春花一定丰收。”于是，我一边背诵课文里的《寒号鸟》：“哆啰啰，哆啰啰，寒风冻死我，明天就垒窝。”一



一年年下雪的故事，
一年年洁白的画面，
对我来说却是那样的
丰富多彩、那样的温
馨，带给我绵绵的怀
念……

边飞快地奔到地里，用手扒开雪，绿油油的蚕豆、麦苗躺在雪的棉被下，等待着春天的到来。长大以后，无论我走到哪里，只要有雪，不仅能让我想起父亲的这句话，还会想起父亲一早用“炼柱”（捣衣槌）在水缸里“蹦蹦”的捣冰声、拗斗的舀水声、倒进镬里时的冰块撞击声，想起父亲给我们烧好的热气腾腾的洗脸水！

记忆当中，小时候的春节大多下着雪。有几年，母亲带着我们兄妹去谷堂岙姑婆家拜岁，一般会住上二三天。当母亲和她的姑母在灶跟间聊天的时候，我被姑婆的儿子拉到后山玩去了。姑婆是老来得子，把他当成宝贝疙瘩，脑后还扎着一条小辫子，说话有点腼腆，比我还小两岁，按照辈分我得叫他阿波舅舅。山坡有番薯窖，扒开雪就是透骨新鲜的番薯，我们在积雪堆里擦一下就咬，又甜又脆。在“新雪满前山，初晴好天气”的山上，我们乐不思蜀，惹得姑婆满山喊、满山找，让我们回家吃饭。我们背着小扳锄到处疯跑，或去山岙里掘兰花、挖冬笋，或走过山村前的古石桥，沿着弯弯曲曲的石板路，去石人桥看石翁仲，去八字桥看古樟树，一路上有说不完的话。尽管他年龄比我小，但处处表现出当舅舅的样子，还将他很喜爱的小扳锄送给了我。长大后，大家忙于农活，一晃好多年不见。记得那年我从部队回家探亲，惦记着儿时的朋友，专门去谷堂岙看阿波舅舅。正好是双抢大忙季节，从田头回来的他碰到我，不像过去会说话了，我问一句，他应一句，显得有点木讷，让我感到很陌生。这以后，我们一直未见面。几年以后，突然传来他意外去世的噩耗，让我难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今天，一旦看到雪，我会情不自禁想起我们在雪地里乱转的岁月，怀念那把小扳锄，怀念与阿波舅舅的那一段友情。